



赌者

俞天白 著

賭

俞 天 白 著

赔

俞天白 著

何祖明插图

吴列平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 118,000

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795 定价(三)0.38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十四岁少年杜少均，从赌博开始，进而参与了偷扒、撬窃等犯罪活动。经过工读学校教育以后，回到原来的中学。他暗下决心痛改前非，但是小伙伴找上门来，再加积习一时难改，便又参加了赌博，险些再次误入歧途。在班主任和她儿子的帮助下，杜少均觉醒了，他以“打赌”的方式，吸引他的小伙伴共求上进。经过曲折的斗争，杜少均弃恶从善，改过自新，并在与犯罪分子斗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作品富有生活气息，真实感强，故事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心理描写比较细致，是一本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小说。

目 录

第 一 卷

- 一 “夜老虎”两次死里逃生，险！……………1
- 二 让石头长青苔，想法倒不错 ……………12
- 三 谁说不是逃了狼，遇上了虎呢？……………23
- 四 回头的路上，就是这样步步泥泞 ……………38
- 五 需要观察，也需要春晖的照抚 ……………44
- 六 不管怎么说，都该看他三天！……………52

第 二 卷

- 一 伤疤，就这样给人揭痛了 ……………61
- 二 是惩罚，也是誓愿 ……………69
- 三 两份卷子，一样的心肠 ……………82
- 四 钱就是钱，别担心它会留下什么印记 ……………92
- 五 要再次逃离，只好请契诃夫帮忙 ……………98
- 六 图书馆里历尽险，不如马路上碰到的险……………108
- 七 打赌开始了，有人欢喜有人焦急……………116

八	人不等于动物，但也有相同的地方·····	127
九	一铅桶水，汝文韵就是这样一口喝干的·····	137

第 三 卷

一	尾巴虽然留着，想法却不同了·····	147
二	踏进险地，却不知是冒险·····	156
三	对付破了的网眼，不可不经心·····	169
四	船到了桥头，就是这么直的·····	175
五	“他，就是那伙坏蛋里的·····”·····	183
六	不沉的海，是会回来的！·····	190

第 一 卷

— “夜老虎”两次死里逃生，险！

杜少均醒了。

没有见到爸爸之前，他心里总不踏实，以致做梦也提心吊胆。

爸爸是药品公司的汽车司机，常常跑外地，脸上刮得光光的去，带了一脸浓黑的络腮胡、两肩尘土回家。这次到安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听说今天要回来。

对自己结束工读学校生活的事，杜少均不知道爸爸是否清楚。他此刻想起严厉的爸爸，心里回荡着的，只有无边的歉疚。他想：爸爸还会象以前那样，用对付仇敌的目光看我吗？

爸爸确实恨他，恨他这个不成器的浪荡子。他不要读书。他赌博，他由此而偷扒，贩卖票证，而参与撬窃。他两次被抓进公安局。妈妈，一个寡言少语、只会用眼泪来感动他的纺纱工，为他操碎了心！他却一步步往泥潭里走，终于

成了晚上精足神旺、白天旷课睡觉的“夜老虎”。常言说，野兔野猪还有一个窝，他却给“赌”字迷住了心窍，不要家，也不要爸爸和妈妈，以致发展到这个地步：有次，他在外赌了几天，被爸爸找回家，趁爸爸厉声管教他的时候，他顺手操起捅煤炉用的铁钎，猛然向爸爸胸口戳去！终于，走向父子仇杀的边缘！

那是今年梧桐刚撑起绿色大伞的初夏。一天深夜，他刚赌钱回家，沿着寂静的马路走。突突突！一辆手扶拖拉机，拖着个拖斗，扬着股柴油味，从他身边开过去了。过旺的精力，驱使他急步赶上去，纵身攀住了重载的车斗。

好得意呀，要说是勇士，那就算骑在虎背上；要当作将军呢，他脚下的就是敞篷汽车，两旁树木房屋便是兵士。

赢了十几元钱而来的兴奋，几乎使他醉倒在诸如此类的想象中了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一刻，他脑后突然响起一阵汽车喇叭声：叭叭叭！那么急，那么响，那么意外！

“载重汽车！”他在这一闪念之间，猛回头一看，几乎失手摔下地来！后面，四吨交通牌卡车的驾驶室里，把着方向盘端坐着的，正是自己爸爸！爸爸那张古铜色的、长满络腮胡子的脸，铁板着；眼睛，活似一对灯泡，尽管路灯灯光朦朦胧胧的，但仍可以透过它看到爸爸此刻内心的怨恨！他把车速推到最高的排挡上，紧紧地、使劲地向这个叫父亲完全绝望的忤逆儿身后撞上来了！

“他报复了！他，想撞死他的亲生儿子！”

杜少均，全身的水分，几乎都化成了冷汗，从十万八千个毛孔里进出！他，作为汽车司机的儿子，非常清楚，在这场合撞死自己，爸爸是不会吃官司的：第一，我攀车子，是违章的；第二，他按过喇叭；第三，就是因为撞死的是自己的儿子，他不需要赔一分钱的损失！这个毛胡子就是这么阴险！你看，你看，手扶拖拉机，哪里逃得了四吨载重卡车的追袭？喇叭，越按越急，越按越响，交通牌的草绿色方头，犹如只怒目而视的恶兽，越逼越近，越逼越猛，几乎感受到了引擎的热量，感受到了传送喇叭声响的空气中的震颤！显而易见，被憎恨夺走了理性的爸爸，决意用这办法叫儿子在慌乱、恐惧中，失手摔死，或在车轮下了结他的人生！……

杜少均，从被极度的恐怖和仇恨主宰了的脑袋里，跳出了这样三个大字：“怎么办？！……”

喊救命？在引擎和柴油机的噪音里，是徒劳的。

跳车逃？在汽车紧咬拖拉机车斗的咫尺之间，也是九死一生的。

不逃也不喊呢？几十秒钟之内，他的躯体，便成了一摊模糊的血肉，狼藉在马路上了！

这千钧一发间，杜少均，这个瘦瘦的、长着一头浓发、一双杏眼的少年，这个外表活泼可爱，言行举止都放荡得令人震骇的初中生，主宰着他每一个神经细胞的，只有恐怖、惊慌，还有对爸爸极端的恼恨和仇视！为什么会这样对立？自己应负多少责任？……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自我检点，当然也无从去想这些问题。他，只是渴求着用极端的手段

给父亲以惩罚，他，只是渴求着生！……

他，突然向马路一侧，拼命一跳！趁着那股惯力，在扬着灰尘的马路边上，紧跑几步，便踉踉跄跄地倒下了。

但四吨卡车，车灯突然打开，张开大眼搜索他的行踪似的，依然盯着他倒扑的身子，冲过来。

他，凭着逃命的本能，借助他出了名的倔劲和机灵，趁势一个旋滚翻，瘦小的身子，就顺着马路旁长着杂草的斜坡滚了开去。四吨卡车的前轮，离开他的头部仅仅三个厘米的地方，突然煞住了！

“他下车来了！我没有死在他的车轮下，倒要死在他活络扳头下面了！……”

逃，快死里逃生！杜少均，那双发抖的腿，不知打哪里来的一股力气，猛地支撑着瘦小的身躯，跳起来，飞也似地窜过一片菜园，翻过一堵矮垣，跑进一块废料场。正撒腿奔逃间，听得身后砰然一声车门响：爸爸重新上车了。车灯，在车前划出两道因抓不到他而显得沮丧的白光，开走了。他站住，前额上闪烁着发粘的冷汗，丰腴的黑里泛红的脸颊上，沾着沙土，剪得短短的乌黑头发上，全是草屑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瞪着发红的眼，望着远去的车尾的红色信号灯，恶狠狠地诅咒道：“你，你这毛胡子！你要我死，我也不让你活！……”

啊啊，杜少均，你根本不去想一想自己在外赌了两天两夜，爸爸找了你两天两夜！他只是一时气恼，想把你吓下车来，贴一份伙食费，把你送进少教所罢了！……

当时的杜少均，绝不会这样去设身处地的着想；即使这样去想了，他也不会原谅爸爸。他从此不再回家，在外流浪着，瞅机会杀死爸爸。

就在这样野兽般浪荡的日子里，他给横行一方的青年流氓“破罐子”叫去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撬窃百货店。不料和“破罐子”一起落进了法网。他，在那个“拉兹的世界”里，阅历毕竟不多，还在为他的“朋友”恪守诺言，讲求义气，决不做“咬口”^①的时候，把“庙堂”^②当家一般出出进进的“破罐子”，早已拿“如实交代”，铺好走出“庙堂”的道路了。他自然成了承当这次未遂撬窃案主要罪责的替死鬼，从拘留所，转到了工读学校！

爸爸恨他，连着几个月，没有到工读学校看过他一次，只有那个用眼泪感化他的妈妈，偷偷地给他送过几回衣物和生活用品。到了他有了明显的悔悟，爸爸还是没有原谅他，借口没有时间照料他，不愿按照工读学校的规定，在星期天，亲自去把他领回家来。他，也怕再次接触“破罐子”他们，而不愿回家。算来整整有五个月了！

但是，他不能不离开工读学校，回到这“烂泥浜”的家里来了。一个有了明显的进步的孩子，怎么能够永远同社会隔绝呢！

他等待着同爸爸见面。

在这个烂泥浜里诞生，在这个烂泥浜里长大的杜少均，

① 流氓切口：揭发同伙。

② 流氓切口：派出所。

不用张开惺忪的睡眼，凭着传进耳朵来的那些声响，就可以知道这是“烂泥浜晨曲”中的第几章，时间是几点几分。它和工读学校那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，是那么天差地别，但又那样的熟悉。一切都同五个月前一样：沙啦沙啦用尽力气刷着马桶底的声音，已经沉寂；煤球炉里喷出的煤烟味，同马桶里散出的酸臭味混和的空气，也消散了；铅桶碰撞的金属声，给水站上自来水的喷射声，汰洗声，和粗野的说笑声，几乎主宰了这个棚户区的空间；东头张家姆妈推着牛奶车回来了，满箱的空瓶子随着行车的颤动，叮当叮当地唱着欢快的合唱：七点半，“烂泥浜晨曲”的第二乐章。进工读学校之前，迷迷糊糊生活的他，不曾评论过这个烂泥浜的生活，任凭对生活旧地依恋之情的支配，打发时日。如今，他有点厌恶和害怕它了。

这厌恶和害怕的情绪一浮进心头，他就完全清醒了，一骨碌翻身从门板搁成的单人床上起来：不能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就睡懒觉。“绝不给自己思想开后门”，这是董老师的临别叮咛，何况，爸爸等一会就回来。

他活动着瘦小、机灵的手足穿着衣裤，把淡蓝色的的确凉衬衫下摆，往右裤管外侧有个曲尺形补钉的、不肥也不瘦的蓝卡其裤裆里塞得紧紧的。他评判着自己这一身衣着，暗想：爸爸会从我朴实的外表，看到我思想的变化了的，到那一刻，我只要说一声：“爸爸！我过去全错了！原谅我吧！”爸爸一定会抱住我，同遥远的以往一样，用毛胡子戳我的脸颊，说：“好！我一看就知道你改好了！”……还有，我要赶紧

把这小阁楼布置一新，让爸爸也知道，我已经懂得什么是美的，什么是丑的；让爸爸看到我今后将走的是怎样一条路……

不多言语的妈妈，早已上班去了；戴着红领巾的妹妹，以往总是用提防强盗的目光，看自己的，这一刻到给水站洗衣裳了。他吃罢留在锅里的泡饭，重新爬上阁楼去。一片灿烂的阳光，从齐胸高的老虎天窗里射进来，占领了阁楼几乎一半的面积。给他单独生活的小阁楼，就这么大：一张单人铺旁放一张旧的小方桌。床铺底下堆着杂物和一些坛坛罐罐。他动手把它清理得面目一新：撕去糊壁纸上发了黄的画片，把坛罐推到角落里。阳光里飞起的浓密轻尘还没有消散，他又拿过昨天董老师送给他的那张宣传画，打算贴在在外地工作的哥哥照片的旁边。

宣传画被打开了：一个方脸盘的、浓眉大眼的少年，拿着笔，摊着书，正在数理化的天地中神游。杜少均的心，也突然被感染得插上了五彩的翅膀，飞翔了！从巴掌大的阁楼，也飞向神奇的科学天地……

“夜老虎！”

这一声熟悉的呼唤，突然从门外传来，击碎了他醉人的梦幻。五个月来，没有听到过人家喊他这个外号了。以往，是那样亲昵的外号，此刻，竟使他毛骨悚然，以致墙上那张正待抚平的宣传画，在他手里“哗”的一声，循着原来痕迹卷了起来。

不用看就知道，喊他的是赵超雄。小学里他们是同班

同学，因为这孩子前额宽大，下巴尖尖，上身粗壮，下肢短小，而被人喊作“土头钉子”。他并不见怪。以往，对这个鼻子眉毛都使他感到亲切的小伙伴，这一刻，却教他这般害怕！特别是他宽大前额下面，那双直勾勾地盯着看人的眼睛，想起来就使人心寒。

“夜老里格虎！”

啊，方爱园也来了。听听！他这种总要加点花巧的叫人习惯，就知道他那不知轻重的脾气，一点也没有变。从这声音，想到他那长得很秀气的脸，白白的皮肤，软软的手，还有苗条得象姑娘似的身段，这些外表使这个娇生惯养的独子获得一个“小姑娘”的外号，加上他那硬装好汉的粗野动作，此刻，叫杜少均想起，只有涌起一阵同情和滑稽的感情！

“咦，怎么锁着门？”

这一声是黄桂清叫的。这是个因为有一头微带黄色的头发，而被人叫作“黄毛”的孩子，一笑，便露出了两个门齿间的阔缝。看来，这黄毛依然是个“跟屁精”。随着这一声说话，浮现在杜少均眼前的，是他歪起黄头发学抽烟的仪态，是那般的丑恶，仿佛一只蟑螂，突然爬进了胸口！他们还伸手敲门呢。

“篷篷篷！……”

这一声声叫喊，一声声叩门，在我们这个回头浪子的心里，掀起了一股飓风——

下楼去，开门迎接吗？

不不。昨天，工读学校班主任董学耕老师，送他回到原

校时，说的话，是那么知心，期望是那么殷切：

“你在工读学校里表现很好，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也很大。回校去，却是一场对你觉悟和意志的真正考验。要离开那个拉兹的世界，救世主是没有的，多半还是靠你自己。”

杜少均，用宣誓一般的声调说：“放心吧，董老师！我再也不会跟‘破罐子’那些流飞去瞎混了。”

董老师拉开了他的厚嘴唇，笑道：“你又忘了，‘破罐子’判刑了。他就是没有抓起来，我们也不能说，某某是坏的，某某又是好的。只能说，什么思想、什么行为是丑的，卑鄙的；什么思想，什么行为是美的，高尚的。”

是啊，“土头钉子”赵超雄，“小姑娘”方爱园和“黄毛”黄桂清，同“破罐子”虽然不一样，可是，在刚刚回家来，满脑子装着雄心壮志的杜少均看来，他们说的，他们做的，哪一点是美的或高尚的呢？他们言论、举止中那些叫他恶心的东西，会象传染病病毒一般地重新毁了自己！应该当机立断，下楼去，打开门来，表示这次同以往二次进派出所回来，完全不一样了：“你们走吧，我再也不愿同你们泡在一只髻里了！”

他，瘦小的躯体内，回荡着毅然决然的意志，攀着竹梯子正要举步跨下阁楼去的瞬间，突然被赵超雄那开始发育的粗嗓门，唤到生活烟尘中的一件往事中去：一年半以前，他们刚进中学的一个星期天。他们一群到黄浦江边去游泳。好胜的他，一个猛子，钻到一排原木排底下去，企图以胜利者的姿态，在木排那端出现于波涛之上。不料，在水底钻

了好一阵，头一抬，“通”！撞上了木头。他顿时乱了方寸！屏住不多的气，往前继续扎了一段，再浮向水面，又是木头敲着他的头！他，更惊慌了！水，似乎在他身边打起了巨大的旋涡，所余不多的空气，突然在心脏里爆炸殆尽！死亡的惊恐，夺走了他在岸上所有的机智！一股水，突然带着辣味从鼻腔直灌他的肺部。他睁开双眼，挣扎着，只模糊地感觉到，浑浊的水光，透过木头的间隙，向他送来了变幻莫测的天光云影！

“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……”

这个绝望、恐怖的词，主宰了他！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两只手，突然伸到了他挣扎着的胳膊边，不顾一切地抓住了他，拖上了木头。

这双手，就是赵超雄的手！“土头钉子”发觉苗头不对，舍命地爬过木排，从水底倒迎过来，把他从死神手里拖了回来！

杜少均，趴在树皮斑驳的松树原木上，呕出了半肚子浑黄的江水，装进了一腔对赵超雄舍生救命的感激！……

此刻，对着这样的小伙伴，也能坦然地把绝交的话语说出口吗？

决心掷得响当当的杜少均，脑子，突然象给戳了一刀的米袋，空了。

“夜老虎！夜老里格虎！”

有着副尖脆嗓子的“小姑娘”，喊得多响！

“找我二哥吗？他大概还在睡懒觉！”在给水站上洗衣裳

的妹妹，终于听见了，远远地打着招呼，“你们找他有事吗？”

“好久不见了。我们特意来看看他哪！”

赵超雄这两句显得很热情，很真诚的话，使这位少先队员的妹妹，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礼仪了。到给水站去才穿的长统胶鞋，跟着她略小的脚，“喀勒，喀勒”地迅速响过来了：“钥匙在这儿，我给你们开门吧！”

妹妹过分热忱所带来的局面，教我们的杜少均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这几个小伙伴，在爸爸的眼里，总是同偷、赌、撬窃之类的丑恶行为拴在一起的。要是爸爸一脚跨进门来，看见我又同他们泡在一起，从我口里出来的忏悔呀，决心呀，就是用金子打的，也会失尽了光彩！而且，八点半，自己班主任汝老师的儿子董琮，还要

